

畅销全世界的精品图书 教育了几代人的文化经典 销量突破千万册

宽容

Tolerance



彩图版

(美)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 著

王锐 王阳光 / 译

生活本来是一次光荣的历险，结果却变成了一次可怕的经历。这一切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迄今为止，人类的生存完全被恐惧控制着。

我要重复一遍，恐惧是所有不宽容的根源。



上海人民出版社

EBOOKS



责任编辑：孟建华 常 然

编辑统筹：廖学军

文字编辑：廖学军 佟建军

吴士钊 李爱华

美术编辑：金 萍 刘晓东

装帧设计：阮剑锋

责任校对：钟 骄

制 作：北京日知经远图书有限公司

(www.rzbook.com)

剖析思想轨迹

破译心灵谜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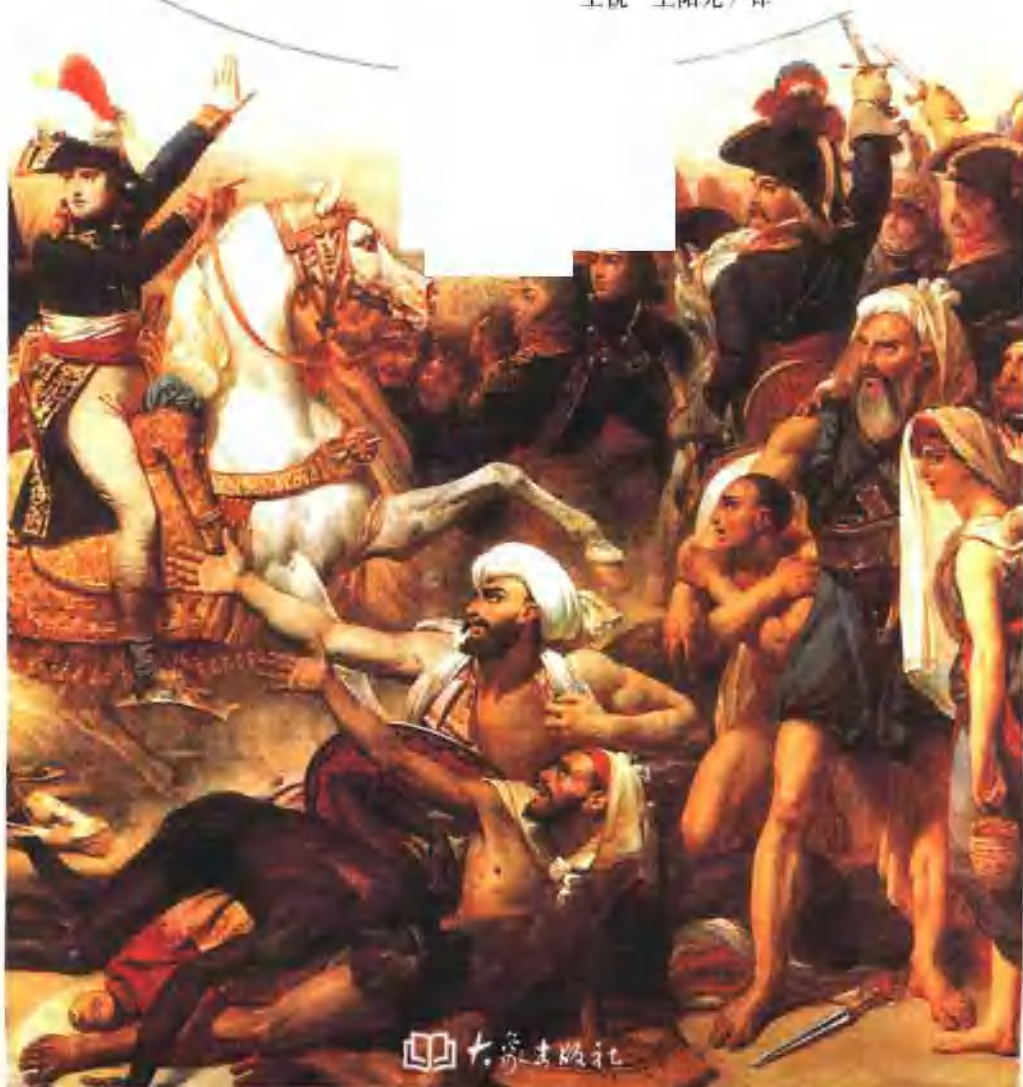
宽容

Tolerance

彩图版

(美)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 著

王锐 王阳光 / 译



四 大 家 书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宽容 / (美) 房龙著; 王锐, 王阳光译. —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4.4

ISBN 7-5347-3375-8

I. 宽… II. ①房…②王…③王… III. 思想史—世界
IV. B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7211 号



宽

Tolerance

出版 /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附 12 号, 450002)

制作 / 北京日知经远图书有限公司
(www.rzbook.com)

印刷 / 北京瑞宝画中西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 / 大象出版社

经销 / 河南省新华书店

开本 / 16 开 (787 × 1092)

印张 /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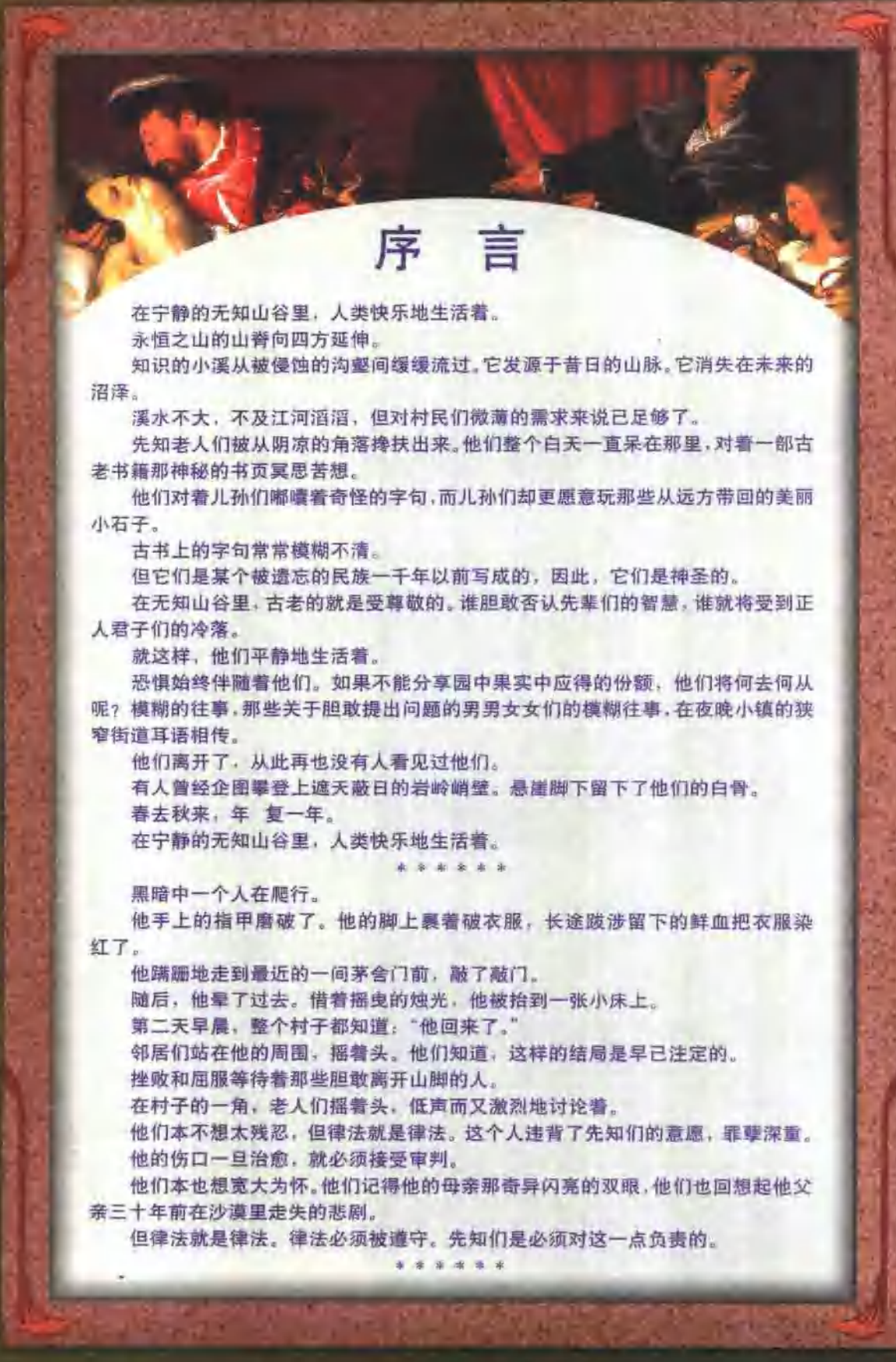
字数 / 220 千字

版次 /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 1—5000 册

定价: 39.00 元



序 言

在宁静的无知山谷里，人类快乐地生活着。

永恒之山的山脊向四方延伸。

知识的小溪从被侵蚀的沟壑间缓缓流过。它发源于昔日的山脉。它消失在未来的沼泽。

溪水不大，不及江河滔滔，但对村民们微薄的需求来说已足够了。

先知老人们被从阴凉的角落搀扶出来。他们整个白天一直呆在那里，对着一部古老书籍那神秘的书页冥思苦想。

他们对着儿孙们嘟囔着奇怪的字句，而儿孙们却更愿意玩那些从远方带回的美丽小石子。

古书上的字句常常模糊不清。

但它们是某个被遗忘的民族一千年以前写成的，因此，它们是神圣的。

在无知山谷里，古老的就是受尊敬的。谁胆敢否认先辈们的智慧，谁就将受到正人君子们的冷落。

就这样，他们平静地生活着。

恐惧始终伴随着他们。如果不能分享园中果实中应得的份额，他们将何去何从呢？模糊的往事，那些关于胆敢提出问题的男男女女们的模糊往事，在夜晚小镇的狭窄街道耳语相传。

他们离开了，从此再也没有人看见过他们。

有人曾经企图攀登遮天蔽日的岩岭峭壁。悬崖脚下留下了他们的白骨。

春去秋来，年复一年。

在宁静的无知山谷里，人类快乐地生活着。

※ ※ ※ ※ ※

黑暗中一个人在爬行。

他手上的指甲磨破了。他的脚上裹着破衣服，长途跋涉留下的鲜血把衣服染红了。

他蹒跚地走到最近的一间茅舍门前，敲了敲门。

随后，他晕了过去。借着摇曳的烛光，他被抬到一张小床上。

第二天早晨，整个村子都知道：“他回来了。”

邻居们站在他的周围，摇着头。他们知道，这样的结局是早已注定的。

挫败和屈服等待着那些胆敢离开山脚的人。

在村子的一角，老人们摇着头，低声而又激烈地讨论着。

他们本不想太残忍，但律法就是律法。这个人违背了先知们的意愿，罪孽深重。

他的伤口一旦治愈，就必须接受审判。

他们本也想宽大为怀。他们记得他的母亲那奇异闪亮的双眼，他们也回想起他父亲三十年前在沙漠里走失的悲剧。

但律法就是律法。律法必须被遵守。先知们是必须对这一点负责的。

※ ※ ※ ※ ※



他们把漫游者带到集市，人们毕恭毕敬地站在周围，鸦雀无声。

他又饥又渴，身体十分虚弱，老人们示意他坐下。

他拒绝了。

他们命令他保持沉默。

但他说话了。

他转过身去，背对着老人们，目光搜索着那些不久以前还与他志同道合的人。

“听我说，”他恳求道，“听我说，高兴起来吧！我从山那边回来了。我的双脚踏上了新鲜的土地，我的双手感觉到了其他民族的触摸，我的双眼看到了美妙的风景。

“孩提时，我的世界只是父亲的园子。

“从创世之初起，东西南北四面的疆界就确定了。

“当我问起疆界之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时，人们总是发出嘘声，不住地摇头。当我刨根问底时，人们总是把我带到岩石上，让我看那些胆敢亵渎神明者的累累白骨。

“我大喊道，‘这是谎言：神明钟爱勇敢的人！’这时，先知们就会走过来，向我宣读他们的圣书。他们解释说，律法规定了世间万物。山谷是我们的，动物、花朵、果实和鱼类是我们的，服从我们的命令。但群山是神明的，山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直到世界末日，我们也无从知晓。

“他们这是在撒谎。他们欺骗了我，也欺骗了你们。

“那边的群山中有牧场，牧草像其他地方一样肥美。那里有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男男女女、还有千年劳作创造的光辉的城市。

“我发现了一条通向更美好的家园的路，我看到了更加幸福的生活的希望。跟着我走吧，我会带领你们奔向那里，神明的微笑在那里像在这里，像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灿烂。”

他停下了，人群中发出恐怖的吼叫。

“亵渎！”老人们大喊道，“这是对神明的亵渎！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吧！他已经丧失理智了，竟敢嘲弄千年前写下的律法。他死有余辜！”

他们举起了沉重的石头。他们杀死了他。

他们把他的尸体扔在悬崖脚下，作为对胆敢质疑祖先智慧者的警戒。

不久，山谷里爆发了一场大旱灾。知识的小溪干涸了，牲畜干渴而死，庄稼在田地里枯死，无知山谷里发生了饥馑。

但先知老人们没有灰心。他们预言，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因为他们圣书中最神圣的篇章就是这样说的。况且，他们已经老了，只要一点点食物就足够了。

冬天来了。

村庄里人烟稀少。半数以上的人由于饥寒交迫离开了人世。



活着的人把惟一的希望寄托在山的另一边。
但律法说：“不！”律法必须被遵守。

一天夜里，山谷中发生了暴乱。恐惧使人们保持沉默，但绝望却给了他们勇气。老人们无力地抗争着。他们被推倒在一边，在那里抱怨自己命运不济。他们咒骂儿孙们忘恩负义，但当最后一辆马车离开村庄时，他们拦住了车夫，强迫车夫把他们带走。

奔向未知世界的旅程开始了。

离漫游者归来的时间已经过了很多年。发现他曾经标记的路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数千人饥渴而死，他们才终于找到了第一座用石头堆成的路标。

此后，路程变得不那么艰难了。

那个细心的先驱者已在丛林和乱石堆积的无边荒野里标记出一道清晰可见的道路。

它一步一步将人们引向新土地上绿色的牧场。

人们相视无言。

“他终究还是正确的，”他们说，“他是正确的，而老人们错了……”

“他的尸骨在悬崖下腐烂，老人们却坐在我们的马车上，唱着他们那老掉牙的歌谣。”

“他救了我们，而我们却杀了他……”

“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很内疚，但如果当时我们知道的话，当然……”

随后，他们解下了马和牛的套具，把牛羊赶进牧场。他们建造了自己的房屋，规划了田地，此后很久一直幸福地生活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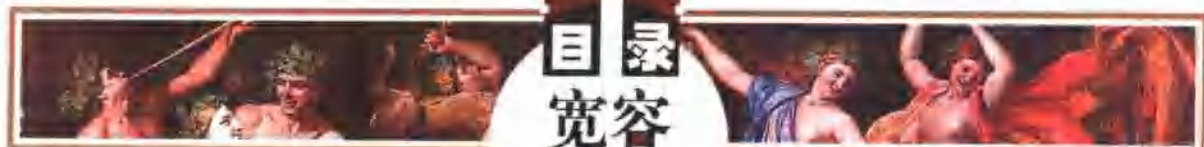
几年后，人们打算将勇敢先驱者的遗骨葬在原本要为先知们建造崭新大厦的地方。

庄严的队伍回到了如今已被遗弃的山谷。但当他们抵达先驱者葬身的地方时，却发现先驱者的遗骨已经荡然无存。饥饿的豺狗已将它拖入了自己的巢穴。

在小路（如今已是一条宽阔的大道）的尽头，人们竖立了一块小小的石碑，石碑上刻着先驱者的名字。是他第一个向未知世界的黑暗恐怖发出挑战，将人们引向新的自由。

石碑上还写明，这是心怀感激的后代们所立的。

这样的故事发生在过去，也发生在现在，但（我们希望）这样的故事不会发生在未来。



第一章	无知的暴政.....	8
第二章	希腊人.....	12
第三章	束缚的开端.....	30
第四章	上帝的晨光.....	36
第五章	囚禁.....	46
第六章	生活的纯洁.....	52
第七章	宗教裁判所.....	56
第八章	求知的人.....	64
第九章	向书籍开战.....	68
第十章	关于写历史的普遍问题 以及写本书的特殊问题.....	72
第十一章	文艺复兴.....	74
第十二章	基督教改革.....	78
第十三章	伊拉斯谟.....	84
第十四章	拉伯雷.....	92
第十五章	旧时代的新招牌.....	98





第十六章	再洗礼派教徒.....	108
第十七章	索兹尼叔侄.....	114
第十八章	蒙田.....	120
第十九章	阿米尼斯.....	122
第二十章	布鲁诺.....	126
第二十一章	斯宾诺莎.....	128
第二十二章	新的天国.....	134
第二十三章	太阳王.....	140
第二十四章	腓特烈大帝.....	142
第二十五章	伏尔泰.....	144
第二十六章	百科全书.....	154
第二十七章	革命的不宽容.....	158
第二十八章	莱辛.....	162
第二十九章	托马斯·潘恩.....	168
第三十章	最后一百年.....	172





查士丁尼及其随从

意大利 546年—548年

这是意大利拉韦纳维塔利教堂的镶嵌画。画中人物是查士丁尼和他的主教、牧师及军官们。画面如同查士丁尼颁布的法律一样，秩序井然。自查士丁尼继位后，其颁布和整理的法典统称为《罗马民法汇编》，是欧洲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完备的文献，对近代西方社会的法治体系产生深远的影响，当然其专制也使文化遭到了空前的破坏，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是朝拜伊西斯的圣地。由于某种奇怪的原因，在她所有的非洲、希腊和罗马对手不幸销声匿迹后，这位女神却幸存了下来。最后，这座小岛成了能够理解古老而神秘的象形文字的惟一场所。为数不多的祭司还在继续从事在埃及其他地方早已被遗忘的活动。

现在，在被称为“皇帝陛下”的一个文盲农夫的命令之下，这座神庙和毗邻的学校被宣布为国有财产，神像和塑像被运送到君士坦丁堡的博物馆，祭司和书法专家们被投入了监狱。当他们中的最后一位因饥饿和无人照料而死去时，古老的象形文字的书写成了一门失传的艺术。

所有这一切是多么的可惜。如果查士丁尼（这个该死的家伙！）当时做得稍微不那么彻底，挽救哪怕几位象形文字专家，放在某个文学的“挪亚方舟”之中，他就将使历史学家的任务变得轻松得多。尽管我们现在可以（归功于高博良的天才）再次拼出这种奇怪的埃及文字，但要理解这些文字传达给后世的内在含义仍然相当困难。

这种情形在古代社会其他民族中也同样存在。

那些在整座砖厂刻满宗教文字，蓄着怪异胡子的巴比伦人，当他们虔诚地呼喊“有谁能够理解天上诸神的告诫”时，他们心里在想什么呢？他们不断祈求圣灵的庇护，力图阐释圣灵的律法，把圣灵的旨意刻在他们圣城的花岗岩石柱上——对这些圣灵，他们是如何看待的呢？为什么他们一方面非常宽容，鼓励他们的祭司去研究天空，探索陆地和海洋，同时却又是最残忍的刽子手，对自己的邻居中冒犯了那些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宗教礼仪的人，施以最可怕的惩罚呢？

直到现在，我们还不知晓。

我们派遣探险队到尼尼微，我们在西奈沙漠里发掘，破译了几英里长的楔形文字书板。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各个角落，我们竭尽全力寻找打开神秘的人类智慧宝库正门的钥匙。忽然，几乎纯粹出于偶然，我们发现这座宝库的后门一直敞开着，可以随意进入。这扇便利的小门不是坐落在阿卡德或孟斐斯附近。它坐落在丛林的深处。它被异教徒神庙的木头柱子遮挡得几乎密不透风。

公元527年，弗雷维厄斯·阿尼西厄斯·查士丁尼成为东罗马帝国的统治者。

这个塞尔维亚农民认为“书本知识”没有用处。正是在他命令之下，古代雅典的哲学学派被最终压制了。也正是他下令关闭了仅存的埃及神庙，这座神庙在新兴基督教的僧侣侵入尼罗河流域后还维持了好几个世纪的香火。

这座神庙坐落在一个名叫菲莱的小岛上，距离尼罗河上的第一大瀑布不远。自人类有记忆起，这个地方就是



我们的祖先在寻找易于劫掠的对象时，曾与他们乐于称之为“野人”或“野蛮人”的人有过接触。那是一次不愉快的相遇。这些可怜的未开化的人们，误解了白人的用心，用投来的一排排长矛和弓箭来欢迎他们，来访者则用大口径短枪予以还击。此后，他们就再也没有了平静地、不带偏见地交流思想的机会。

野蛮人总是被描绘成肮脏、懒惰、一无是处的闲汉，他们崇拜鳄鱼和死树，任何灾难对他们都是罪有应得。这种情形到了18世纪有所转变。让·雅克·卢梭开始透过朦胧的泪水审视这个世界。他同时代的人们被他的思想打动，掏出手帕，加入哭泣者的行列。

蒙昧的野蛮人是他们偏爱的一个话题。在他们看来（虽然他们从未见过一个野蛮人），野蛮人是环境的不幸的牺牲品，是人类各种美德的真正代表。三千年腐败的文明制度将人类的这些美德剥夺殆尽。

今天，至少在这个特殊的研究领域，我们知道得更多。

我们研究原始人，就像研究被驯化的高等动物一样，两者照例是相去不远的。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野蛮人其实就是处于不利条件下的我们自己，只是没有得到上帝的恩典而已。通过研究他们，我们开始了解尼罗河流域和美索不达米亚半岛的早期人类社会。通过对野蛮人深入彻底的认识，我们得以一窥许多被隐匿的奇怪的人类天性。这些天性被人类这种哺乳动物在最近五千年来获得的一层礼仪和习惯的薄薄外壳埋藏了。

与野蛮人的邂逅并不总让我们觉得自豪。但是，对我们已经脱离了的生存状态的认识，以及对我们确实已经取得的成就的赞赏，只能给我们以新的勇气去面对手头的工作。如果还有别的，那就是对落伍的异族兄弟给予更多的宽容。

本书不是一本人类学手册。它是一本献给宽容的书。但宽容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话题。偏离主题的诱惑是巨大的，一旦我们偏离了正轨，只有天知道我们会到达哪里。因此，我建议给我半页纸来专门阐释我所谈论的“宽容”的确切含义。

语言是人类最具欺骗性的发明，一切定义都注定带有随意性。因此，一个谦卑的学生最好求助于一本所用语言已被大多数人接受为定论的权威书。

我指的是《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该书第二十六卷第一千零五十二页上写着：“宽容（来自拉丁文 *tolerare*——忍耐）：允许其他人有行动或判断的自由，耐心地、不带偏见地容忍不同于自己或被普遍接受的行为和观点。”或许还有其他的定义，但就本书的目的来说，我将遵循《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

既然我自己或多或少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方针，我将回到有关野蛮人的话题上来，谈谈我在有记载的最早社会形态中的“宽容”问题上的发现。

人们通常认为，原始社会是非常简单的，原始语言只包含少数简单的咕噜声，原始人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只是在世界变得“复杂”之后才丧失了它。近五十年来，探



让·雅克·卢梭

出生于瑞士日内瓦的卢梭，在出生后几天母亲就去世了，但家里丰富的藏书及良好的读书环境给他日后在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成就打下了深厚基础；他的思想标志着理性时代的终结和浪漫主义的诞生。他的《忏悔录》启示所有人都拿出勇气来面对有时很他，懦弱的自我。

公民卢梭

乔尔乔内 意大利

约1510年—1514年

卢梭写了一本阐述对孩子因材施教思想的《爱弥儿》，这种法国人重新认识到了培养孩子乐趣的重要性。





受伤的野牛

公元前 15000 年—前 10000 年

这是拉斯科岩洞壁画的代表作。这头受伤的野牛，带有某种符咒的意味，把受伤的野牛画在洞窟上，就意味着人们能顺利地捕获一头真正的野牛，超越一切的求生渴望使人类在与自然环境的搏斗中幸存了下来，曾经被原始人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解释，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则是荒诞不经的。

险队，传教士和医生在中非、极地地区和波利尼西亚的土著中间进行的调查研究表明，情形恰好相反。原始社会非常复杂，原始语言的字形、时态、变格比俄语或阿拉伯语还要复杂。原始人不仅是现时的奴隶，也是过去和未来的奴隶。简而言之，他们是凄凉悲惨的生灵，在焦虑中生活，在恐惧中死去。这似乎与通常流行的一群勇敢的红皮人在大草原上悠闲漫步、追逐野牛和战利品的情景相去甚远，但这更接近事实。

事情怎么会是别的样子呢？我读到过许多关于各种奇迹的故事，但其中却缺少一种奇迹：人类生存的奇迹。人类这种所有哺乳动物中防卫能力最差的生灵，是怎样，以什么方式，又是

因为什么原因，能与细菌、乳齿象、寒冷和炎热的对抗中存活下来，并最终成为万物的主宰——这些问题我并不试图在本章解决。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人不可能单凭个人的力量完成这一切。为了成功，他必须将自己的个性融入部落的集体性格之中。原始社会被一种信念所支配：超越一切的求生渴望。求生是非常艰难的。因此，所有其他考虑都得服从于最高的要求——生存。

个人是无足轻重的，部族重于一切。部落是一个漫游的堡垒，它自力更生，自己自足，只有排斥一切外来的事物，才能安然无恙。但问题比乍看上去还要复杂。我们前面所说的只适用于有形的世界，但在人类社会初期，有形的世界与无形的领域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要真正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记住，原始人与我们不同，他们还不熟悉因果律。

如果我在毒藤中间坐下来，我会骂自己不小心，然后去看医生，并告诉我的小儿子尽快把那东西弄走。对因果律的了解告诉我，毒藤是皮疹的原因。医生会给我一些止痒药，而消除毒藤则可以避免这样痛苦的事情再次发生。

真正的野蛮人的反应会完全不同，他不会把皮疹和毒藤联系起来。在他生活的世界里，过去、现在和未来混乱地交织在一起，死去的首领成了神，死去的邻居都变成了精灵。他们仍然是部族的看不见的成员，步步伴随着活着的人。他们和他吃在一起，睡在一起，为他守门放哨。与他们保持一点距离还是博得他们的友谊是他要考虑的事情。如果他不能做到这一点，他将会立即遭到惩罚。他不可能知道如何才能一直讨所有魂灵的欢心，所以他一直担心诸神的报复有一天会降临到他的头上。因此，他不是把异常事件归结于其真正的原因，而是归结于无形神灵的干预。当他发现自己手臂上的皮疹时，他不是说：“该死的毒藤！”而是嘀咕：“我得罪了一个神！他惩罚了我。”然后他跑到巫医那里，但不是去取解毒的药膏，而是得到一张“神符”，它将比恼怒的神（不是毒藤）降在他身上的符咒更有威力。至于引发他痛苦的毒藤，他却不予理睬，依然让它像往常一样生长。如果碰巧有个白人带来一桶煤油把它烧掉，他还会骂他多管闲事。

如果一个社会将发生的一切都归结于看不见的魂灵个人的干预，那么这个社会能否继续生存就要取决于人们是否绝对服从似乎能平息诸神怒火的律法。在野蛮人看来，这样的律法确实存在。他的祖先创立了律法，把它传授给他，他



最神圣的职责就是把它原封不动，完美无缺地传给下一代。

当然，这在我们看来似乎是荒诞不稽的，我们坚信的是进步、发展和持续不断的改进。但“进步”是近年来才造的新词，而所有低级社会形态的特点在于，人们不认为有必要去改进在他们看来最好的世界，因为他们从未见过别的世界。

假设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怎样才能防止律法和既定的社会形式发生改变呢？答案很简单。就是靠对那些拒绝把公共安全条例看做是神圣意志的具体体现的人予以立即惩处。说得简单点，就是依靠僵化的不宽容制度。如果我在这里说，野蛮人是人类中最不宽容的，那我本无意侮辱他们。因为我很快要补充一句，考虑到他生活的条件，不宽容是一种职责。假如他允许别人妨碍他的种族持续安全和内心平静所依赖的那一千零一条规则，整个部落就会陷入危机。那才是最大的罪过。但是（这个问题值得一问），今天我们拥有成千上万的警察，上百万的军队，要推行几条简单的法律，仍然困难重重。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又怎么捍卫一整套复杂的口头条例呢？

答案同样简单。野蛮人比我们聪明得多。他们通过精明的算计，不使用暴力就达到了这个目的。他们发明了“禁忌”观念。也许“发明”这个词有点用词不当，这类东西很少是一时灵感迸发的产物，它们是长年积累和实践的结果。无论怎样，非洲和波利尼西亚的野蛮人想到了“禁忌”，从而省去了不少麻烦。

“禁忌”这个词起源于澳洲，我们或多或少都知道它的含义。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充满了禁忌，也就是我们不能说的话、不能做的事。比如在餐桌上谈及刚刚做过的一次手术，或是把匙勺放在咖啡杯里不拿出来。但这些禁忌对我们无关紧要，它们只是写在礼仪手册上的东西，很少会影响到我们的个人幸福。

相反，禁忌对野蛮人至关重要。它们意味着超越于这个世界的某些人或无生命的物体是（用希伯来语来说）“神圣的”，不能谈论或触摸，否则就会立刻死去或是承受永恒的磨难。对于胆敢违抗祖先神灵意志的男女，就让他（她）活该倒霉吧。究竟是祭司发明了禁忌，还是为了维护禁忌才产生了祭司，这是尚待解决的问题。传统比宗教更为古老，很可能早在男巫师和女巫师问世之前，禁忌就存在了。但巫师一旦出现，就成为禁忌观念的坚定支持者。他们把禁忌运用得如此纯熟，以至于在史前时代，禁忌就如同现代社会写着“禁止”的标志牌。

我们第一次听到巴比伦或埃及的名字时，这些国家还处在发展的初期，禁忌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禁忌不像后来在新西兰发现的那样粗陋、原始，而是庄严地变成了限制性的行为规范，就像是我们大家熟悉的摩西十诫中的第六诫那样“不可”式的戒律。不用说，在那些地方的早期历史中，宽容观念是完全没有的。有时，我们误认为“宽容”是由于无知而导致的漠不关心。允许别人有“行动或判断的自由”或“耐心地，不带偏见地容忍不同于自己或被普遍接受的行为和观点”，已成为现代社会的理想。但在国王或祭司身上，我们从没有发现哪怕一丝这样的诚意。因此，除非作为反面的例证，本书对于史前历史或通常所说的“古代社会”没有兴趣。

为宽容而做的斗争，只有在发现个性之后才会开始。发现这一现代最伟大启示的荣誉，应当属于希腊人。



有图案装饰的希伯来文手抄稿
文字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人类可以依靠它了解古今，使我们看到遥远的历史，使未来有个更清晰的路径。



狄奥尼索斯航海

埃克斯基亚 古希腊 约公元前540年
这是雅典大师埃克斯基亚绘制的在双耳陶杯底座上的作品，它描绘了希腊神话中酒神狄奥尼索斯航海遇到海盗的故事。画面上没有刻画海水，但海豚的姿态却暗示了海水的存在。整幅画构图富有整体感，并且与底座的形状也十分吻合。



少年国王斯坦卡麦尔

埃及尽管造就了为世瞩目的文明，却未能像希腊那样为我们今天的政治、文学、艺术和科学建立空想的框架，原因之一是那里的政治经济条件远不如希腊成熟。图中是十岁即位的埃及少年国王斯坦卡麦尔，他十八岁时便因激烈的权力斗争而英年早逝。

在地中海的一个偏僻角落，有一个小小的岩石半岛，它在不到两百年的时间里，为当今的政治、文学、戏剧、雕塑、化学、物理（天知道还有什么）提供了完整的框架。这一切是怎么实现的呢？多少世纪以来，许多人对此百思不得其解，每一位哲学家都会在学术生涯中或早或晚地对此试做回答。

可敬的历史学家们和他们化学、物理、天文学、医学界的同行不同，他们对于任何想发现所谓历史规律的做法，总是报以一种居心叵测的蔑视态度。研究蝌蚪、细菌和流星时有用的方法，在研究人类领域时似乎派不上用场。

也许我大错特错了，但是我认为这种规律依然存在。是的，我们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多少规律。但我们花的工夫也还不够。我们一直忙于积累事实，却没有时间把它们煮一煮，使它们溶化、蒸发，并从中提炼出一点对我们这种特殊的哺乳动物也许还有一点价值的智慧。

涉足到这个新的研究领域，不免有些惶恐。学着科学家的样子，我提出了下面的这条定律。

根据现代科学的最新知识，生命（有别于无活力存在的有活力存在）只有当所有物理和化学成分都达到形成第一个细胞的理想比例时，才会出现。

把这段话翻译成历史学的术语，就是：

“只有当人种、气候、经济和政治条件都达到理想比例或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接近于理想比例时，高级文明形式才会突然地、貌似自动地出现。”

让我举几个反面事例对此观点做详细的论述。

一个大脑发育程度只相当于穴居人类的种族不会繁荣，即使是在天堂也不会。

如果出生在尤波尼维克附近的爱斯基摩人的圆顶冰屋里，醒着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盯着冰上的海豹洞，那伦勃朗就画不出画，巴赫就谱不出赋格曲，伯拉克西特列斯也塑不出雕像。

如果达尔文被迫在兰开夏郡的棉花作坊里干活谋生，那他就不会对生物学做出贡献。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如果是一个受束缚的农奴，住在罗曼诺夫地区的偏远山村，他就不会发明电话。

在埃及产生了第一个高级文明形式，那里气候宜人，但那里的原始居民不很强壮，也没有什么进取心，政治和经济条件绝对糟糕透顶。巴比伦和亚述也是如此。后来迁徙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闪族人体格强壮，精力充沛，那里气候也没问题，但政治和经济环境还是差得很远。

巴勒斯坦的气候没什么值得夸耀的，农业落后，除了穿越国土连接非洲和亚洲的商路外，没有什么商业活动。而且，巴勒斯坦的政治完全控制



在耶路撒冷神庙的祭司手里，这当然不会刺激任何个人事业的发展。

在腓尼基，气候问题无关紧要，那里的民族体格强壮，贸易条件也很好。但这个国家被严重失衡的经济制度所拖累。少数船主阶层控制了所有的财富，建立了僵化的商业垄断制度。因此，泰雅和西顿的政府很早就落入大富豪之手。穷人被剥夺了从事所有合法劳动的机会，变得对一切漠不关心。最终，腓尼基重蹈迦太基的覆辙，由于统治者的短视和自私而变成废墟。

总之，在每个早期文明的中心，某些成功的必要因素总是欠缺。

公元前5世纪，完美平衡的奇迹最终在希腊出现了，它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奇怪的是，当时这种奇迹不是出现在希腊本土，而是出现在爱琴海彼岸的殖民地。

在另一本书里我曾描述过那些著名的岛屿桥梁，它们连接了亚洲和欧洲大陆。从尚无文字记载的年代起，埃及、巴比伦和克里特的商人就通过这些岛屿桥梁来到欧洲。将货物和思想从亚洲传到欧洲的主要集散地，位于小亚西亚西海岸一个名叫爱奥尼亚的狭长地带。

在特洛伊战争之前几百年，这个九十英里长几英里宽的多山狭长区域被来自大陆的希腊部落征服，建立了很多殖民地，其中以弗所、福赛。爱丽斯莱和米利都最为著名。正是在这些城市，成功的条件最终以完美的比例出现，使文明达到了后世文明可与之并驾齐驱却无法超越的高度。

首先，这些殖民地居住着来自十多个民族最活跃，最有进取心的人。

其次，那里拥有新老世界之间、欧亚大陆之间的贸易往来创造的巨大财富。

第三，统治殖民地居民的政府，给予了广大自由民充分施展自己才华的机会。

我没有提到气候的原因，对一个完全从事商业的国家来说，天气无关紧要。不论是晴是雨，船只都可以建造，货物都可以卸载。只要天气不冷到使港口冰冻，或是雨水大到使城市淹没，居民们不会对每天的天气预报产生一点点兴趣。

尽管如此，爱奥尼亚的气候还是为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在书籍和图书馆出现以前，学习主要依靠人与人之间的口头相传，城市的抽水泵周围是最早的社会中心和最古老的大学。

在米利都，每年三百六十五天中有三百五十天人们可以坐在抽水泵的周围。早期爱奥尼亚教授们充分利用了这一气候上的优势，使自己成为了所有未来科学发展的先驱。

他们中有记载的最早一位——现代科学真正的奠基者，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这并不是说他抢劫了银行或是谋杀了自己的家人，从不知名的



伊尼阿斯向狄多女王叙述特洛伊城的不幸

德拉克洛瓦 法国 1817年

所有不幸都可以被平静地叙述，曾使后世文明无法超越的特洛伊文明，却因战争而被摧毁。正如人类社会的所有文明最终是都会被不宽容的战火吞噬。

命运三女神

菲狄亚斯及其助手 古希腊

约公元前435年

此雕塑原来依偎在雅典帕提农神庙的东侧山墙，三女神是天神宙斯和夜神所生的三个女儿，一个掌管纺织命运之线，一个女司分配命运之线的长短，一个负责剪断命运之线。也许她们确实左右了希腊人的命运，可她们的命运又由谁来主宰呢？





诸神的盛宴

乔万尼·贝里尼 意大利 1514年
公元前10世纪，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支配着希腊人的世界。也许是宽容的条件使诸神得以在希腊存活，也许是我们祖先孩子气的发明，使诸神得以和人类共存。这幅画中神志各异的诸神举行的盛宴平静而祥和，是人类向往完美理想生活的反映。

地方逃到了米利都。没有人知道有关他祖先的情况。他是比奥夏人，还是腓尼基人？是北欧日耳曼人（用人种专家的行话来说），还是闪米特人？

这表明，这个位于门德雷斯河口的小小古城在当时已经是一座多么国际化的城市。它的人口（就像今天的纽约一样）是由各种成分的人组成。他们接受自己的邻居，只根据表面上的印象，而不深究其家庭背景。

这不是一本数学史或哲学手册，因此在这里不适合谈及泰勒斯的各种猜想。但至少他的猜想表明，当时爱奥尼亚人对于新思想普遍持宽容态度。当时，罗马还是遥远不知名的地方一条泥泞河上的小市镇，犹太人还是亚述土地上的俘虏，北欧和西欧还是一无所有的荒郊僻野。

为了理解这样的发展如何成为可能，我们必须了解自希腊首领们渡过爱琴海，想要劫掠富有的特洛伊城以来，所发生的变化。那些声

名远扬的英雄们不过是极原始文明的产物。他们是身体过于发达的孩子，把生命看做是一场漫长而光荣的打斗，充满了刺激，还有角斗、赛跑以及所有诸如此类的事情。如果不是为了面包和香蕉而被迫从事日常的工作，我们自己也会爱上这些活动的。

这些血气方刚的游侠与他们的神之间的关系就像他们对待日常生活中严肃问题的态度一样简单而直接。公元前10世纪，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支配着希腊人的世界，但他们是实实在在的人的形象，和普通的人相去不远。人类是何时何地、怎样与他们的神分道扬镳的，这个问题一直模糊不清，从未有人真正弄清楚过。九重天外的神对匍匐在地面上的子民的友谊从未间断过，其中保留了亲密的个性色彩，使希腊宗教具有独特的魅力。

当然，所有希腊的乖孩子都被告知，宙斯是一个很强大的统治者，他留着长胡子，偶尔也会狂暴地摆弄他的闪电和霹雳，好像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一样。一旦他们长大一点，可以自己阅读长篇英雄史诗，他们就会体会到自己年幼时经常听说的这些可怕人物的局限性。诸神仿佛是在参加一次快乐的家庭聚会，他们坚决地站在自己的凡人朋友一边。发生在希腊的每一次争端，都会立即引起天上居民之间的一场争吵。

当然，尽管具有人类所有的弱点，宙斯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天神、是最强大的统治者，触犯他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但他是“通情达理的”。对这个词的含义，华盛顿的院外说客们十分了解。他是通情达理的，如果你方法得当，是可以说服他的。最重要的是，他有幽默感，不会把他本人和他的世界看得太严肃。

或许这不是一位神圣天神的最好形象，但它具备了某些独特的优势。古希腊人从来没有僵化、严格的规则，规定人们应该把什么看做真理，把什么斥为谬误。由于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教条”，没有确定的教义，也没有



职业祭司阶层借助世俗的绞刑架来强制推行这些教条，全国各地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个人口味，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和道德观念。

塞萨利人住在离奥林匹斯山很近的地方，对他们天神邻居的尊重程度，就远远低于住在遥远的拉哥尼亚海湾边村庄里的阿索底人。雅典人觉得自己处于他们的保护神雅典娜的保护之下，便可以对她的父亲宙斯放肆无礼。而住在远离主要商道的山谷中的阿卡迪亚人则坚守朴素的宗教信仰，对于在宗教事务上的任何轻率举动都会紧蹙眉头。至于福西斯的居民，他们依靠人们对德尔非神庙的朝圣来维持生计，所以他们坚信，阿波罗（这个在有利可图的村庄接受朝拜的神）是所有天神中最伟大的一个，值得不远千里而来的人们朝拜，只要他们腰包里还有两个德拉克马。

此后不久，对一神的信仰使犹太人与其他所有民族区别开来。犹太人的生活集中在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异常强大，击败了与之竞争的朝圣地，从而维持了近千年的宗教垄断。如果不是这样，犹太人对一神的信仰就不可能维持。

在希腊，这样的条件是不具备的。无论是雅典还是斯巴达都没有能使自己成为统一的希腊公认的首都。他们曾朝这个方向努力，结果只带来了长年徒劳无益的内战。

毫无疑问，一个由如此卓越的个人主义者组成的民族，肯定会为独立思考精神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前景。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有时被称为“希腊人的圣经”，但它们其实不是这样的书。它们只是书，从未被汇编成一本“圣书”。这两本书讲述了一些伟大英雄的冒险经历，当时的人们乐意认为这些英雄是他们的直系祖先。这两本书顺带提到了一些宗教知识，因为书中描写的众神无一例外地站在争执的一方，忽略了其他的一切事务，尽情地欣赏在自己领地上进行的少有的有奖搏斗。

仅此而已。

在这样一种知识和精神自由的氛围中，在一个弥漫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发出的刺鼻气味，充斥着来自东方的纺织品、洋溢着酒足饭饱心满意足的人们的欢笑的城市里，泰勒斯降生了。他在这样一个城市工作、教学，在这样一个城市死去。如果他得出与他大多数邻居所持观点迥然不同的结论，那么请记住，他的思想仅在一个有限的圈子里传播。普通的米利都人可能听到过泰勒斯的名字，就像普通的纽约人可能听说过爱因斯坦一样。如果你问一个纽约人爱因斯坦是谁，他会说他是一个留着长发，叼着烟头，会拉小提琴的家伙，他写过有关一个人走过火车的文章，曾经登在一份星期日的报纸上。

这个叼着烟头，会拉小提琴的怪人抓住了一点真理的火花，最终推翻了（或至少大大修改）近六千年来的科学结论。对此，千百万懒散随和的市民毫不关心。只有当他们喜爱的击球手试图推翻万有引力定律时，他们才会对数学产生一点兴趣。

古代史教科书往往避开这个难题，仅仅印上“米利都的泰勒斯（公元前640至前546年），现代科学的奠基



雅典娜女神

这位宙斯的女儿雅典娜是雅典的保护神，作为战神，她亦曾鼓舞和激励希腊英雄走向胜利，雅典城因其得名。

荷马颂

安格尔 法国 1827年

古希腊盲诗人荷马以诗歌为职业，对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故事加工整理，形成了情节完整、生动有趣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通过荷马弹奏竖琴于街头巷尾的吟唱，这些故事得以广泛流传。

